

七二  
71

特56

149

共  
拾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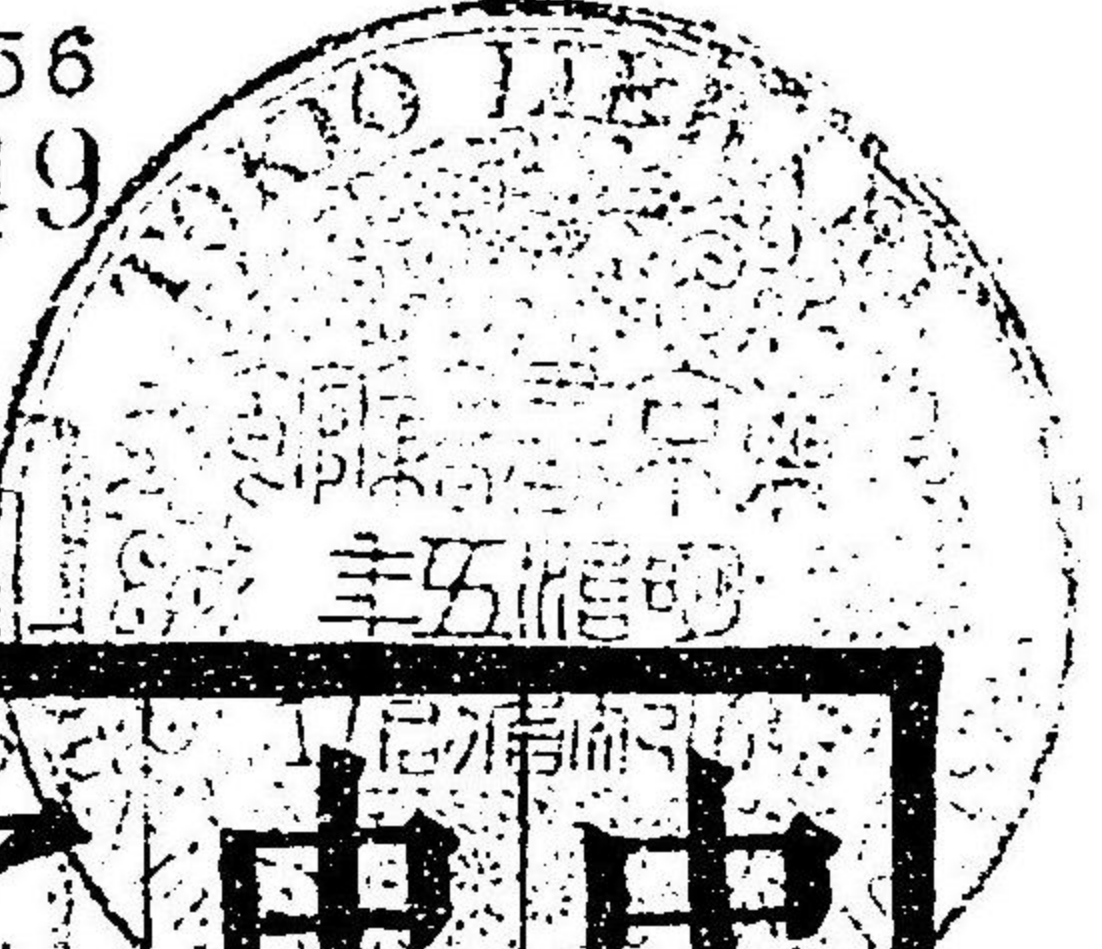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  
函  
架  
號  
冊  
一五  
〇二六

注  
眉  
類

明 治  
新 刻

中  
庸



中庸章句序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

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

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

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

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

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

中庸章句卷下  
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  
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  
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  
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  
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  
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  
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  
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

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  
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  
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  
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  
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  
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  
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

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  
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  
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  
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  
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  
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  
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  
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  
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  
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  
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  
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  
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  
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

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  
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  
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  
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  
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

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  
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  
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  
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  
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  
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  
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

中庸章句序  
以レ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折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

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之已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太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

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

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



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 致中和天地位

### 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

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積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  
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  
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

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

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

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

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

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夫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為舜乎  
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  
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  
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  
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  
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  
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  
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

###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

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  
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  
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

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  
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  
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  
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  
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

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  
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二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

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 抑語辭

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

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

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令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

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

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柔達之

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

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未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

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

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

下察也。

為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鷂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與緊緊為入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

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

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

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

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

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

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入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入也。即以其入之道。還治其入之身。其人能改。即

止不洽。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

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

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

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

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至隱存焉。

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

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當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

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檇皮曰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孥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

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

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木推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忘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

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

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下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

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

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

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

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

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子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

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申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

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主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木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道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

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太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

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

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

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

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

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

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

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

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

中庸章句  
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

指入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

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

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

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

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

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者。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

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

三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

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二知為知。二行為行。則此二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

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二近而言。人者善己之稱天下

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士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

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士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  
 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以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入古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  
 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  
 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  
 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

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象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餽。餽稟稍食也。辨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下。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于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

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

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

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

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

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

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

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

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澤然

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

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

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

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

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

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

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木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

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于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行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

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

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不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

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

誠為能化。

其次。通太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

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

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毫私偽。留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

###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

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

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

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

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

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

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

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

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

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

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

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

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

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下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一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中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嗚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

包下文兩節而言

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知新

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知新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

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

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

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

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

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

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常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格。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

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

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

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主

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以尊位也。

故君

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

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

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者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度也則也  
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

動兼言行而言道  
兼法則而言法

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

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敦詩角頌  
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

###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  
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

該本未  
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  
疇音

徒報反錯猶迭也  
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  
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

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  
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  
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 右第三十章

言天  
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

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

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  
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  
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

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盡極言之。配天。

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

中庸章句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至貌以經綸

而言之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

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知聖

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

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

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

德矣

衣去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

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聚衣聚綱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二者則知所謹而可入

詩云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

見乎

于謹獨之事也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

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

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

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

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及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